



紅日

红 日

(第一册)

原著	吴 强
改编	王星北
绘画	汪观清
扫描制作	玉娇龙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内容提要】这是描写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在山东歼灭蒋介石部队整编七十四师的故事。

故事以军长沈振新，政委丁元善所率领的一支部队为主线，环绕着山东战场上著名的莱芜、孟良崮两大战役，描绘了波澜壮阔的战斗场面和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

全书共四集。本集叙述沈丁部队在涟水与敌主力部队二次交锋后，不跟敌军争一城一地的得失，实行战略后撤，退到山东，休整训练。当时，敌人集中兵力，企图压逼我军在沂蒙山区决战，消灭我华东野战军。沈丁部队奉命飞骑前进，赶到莱芜西北的吐丝口地区，配合友邻部队，投入战斗，歼灭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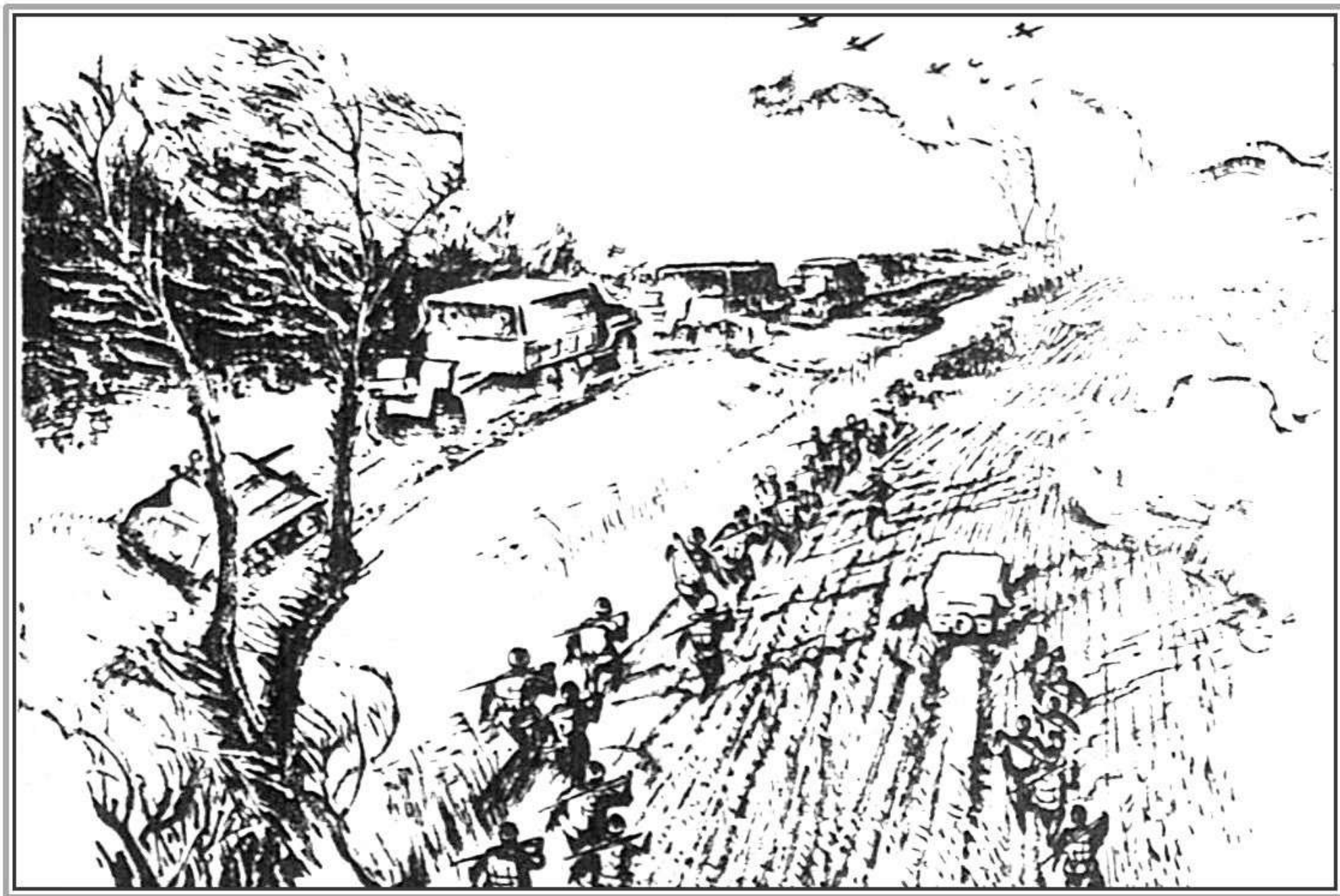
指导员罗光

连长石东根

通讯员李全







1946年，蒋介石违反全国人民的意志，撕毁停战协定，在美帝国主义的全力支持下，发动了内战，向解放区大举进犯。



这年初冬，蒋介石又以全副美械装备的头号王牌主力——整编第七十四师进犯苏北涟水县城。匪军失败了一次，却死不甘心，又用全力猛攻，飞机大炮，滥轰滥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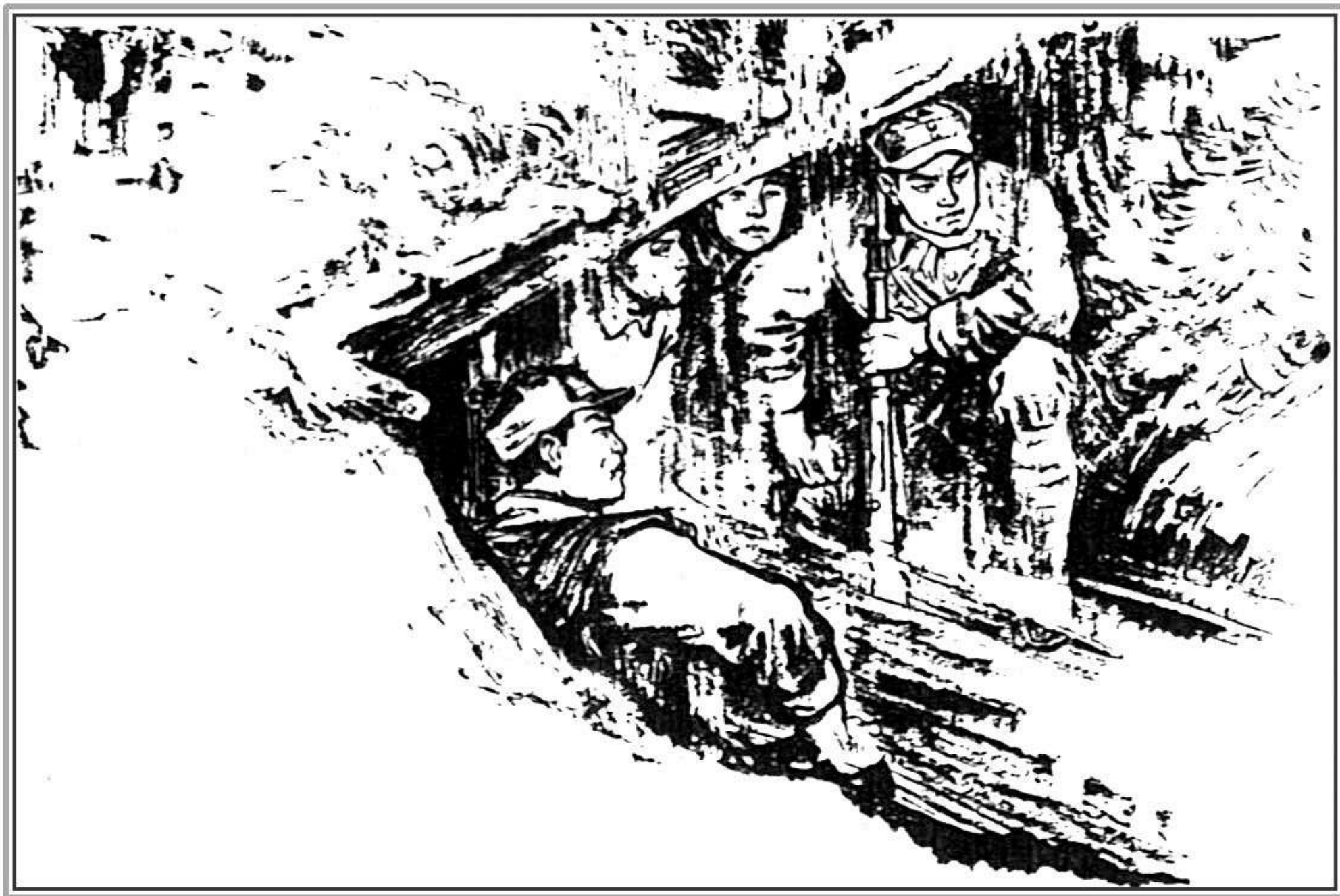
苏国英团八连四班的战士们，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坚守阵地。新战士秦守本拍拍手里的步枪，向班长杨军望望，说：“只让敌人张牙舞爪，我们的炮呢？”



杨军觉得秦守本有点情绪，便说：“我们的刺刀、子弹，不会没事干的。有一天，我们也会有大炮。”正说间，轰隆隆一声响，一颗榴弹炮弹在他们附近炸裂开来。



接着又落下来五发炮弹。战壕里突然紧张起来，邻班的阵地上响起了叫喊声：杨军探出身子，发现五班、六班的掩蔽部被敌人的炮弹打中，有了伤亡。



杨军心里闷得发慌，很想带着全班战士，冲出去和敌人厮杀一番，不让敌人逞威称霸。他回进掩蔽部，战士张华峰低声问道：“怎么样？”杨军怒目圆睁，咬着嘴唇不说话。



炮声刚停，敌人发起进攻，遭我军迎头痛击，败退下去。杨军和战士们坚守在战壕里，迫切地等待着出击的命令。



两天以后，敌人终于攻到了涟水城下。苏国英团八连奉命掩护撤退，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击溃了疯狂进犯的敌人。



这时，阵地上响起嘹亮的军号声，反冲锋开始了。战士们纷纷跃出战壕，向敌人冲去。



杨军带着班里剩下的四个战士，大吼着冲上去。前进了一段，杨军凭据着掩蔽体，对准一个高大的敌人射击。敌人中弹，向前跑了几步，抱着肚子倒下去。



杨军看见前边一道矮墙后面，冒出一个敌军官的头。那家伙一面打着手枪，一面大叫大嚷：“冲！冲上去！”



敌兵被迫，勉强向前冲了几步，又伏下来躲避子弹。杨军乘敌军官狂叫冲锋的时候，对准他的脑袋，一扣扳机，子弹啪的飞射出去。



这颗子弹正中那家伙的左额，军帽滚落地上。敌兵慌了，爬起来回头就逃。



杨军飞步奔跑上去。不料敌人的一颗炮弹在附近爆炸，杨军的左肩中了弹片，一个踉跄昏倒在墙下。



不一会，他被一股硝烟冲醒。只见浓烟迷漫，房屋、草堆都在燃烧。他一手按着地面支撑身体，但觉身体沉重，撑不起来。



杨军紧咬牙关，勉强坐了起来。烟火中，忽见那个敌军官，目露凶光，满脸是血，靠着矮墙，举着手枪朝他射击。他连忙侧身躲闪，可是没见敌人的子弹射出来。



这不是敌人的枪坏了，便是枪膛里没有了子弹。杨军想着，一跃而起，举起闪闪发光的刺刀，扑了过去，使劲向敌人的胸膛直刺。



哪知用力过猛，两手又抖动了一下，没刺中，一刀插进了墙肚。



正要拔出刺刀再刺，敌军官却抽出身边短剑，拚死直扑杨军。杨军侧身一闪，敌人扑了空，一跤跌倒。



杨军的头上迸出了豆大的汗珠，扑上去与敌人搏斗。正在这时，张华峰、秦守本和班里的机枪手金立忠、弹药手周凤山赶到了。



他们飞奔过来，把敌军官活活捉住。张华峰扯下他的符号一看，读着说：“少校营长张小甫。”



他们把俘虏交给了后撤的战士，又将杨军扶上担架。杨军流血过多，脸色苍白，闭着眼睛，紧紧握住张华峰的手。只见他颤动着嘴唇，似乎在说：要坚决完成任务。



天黑了。杨军班里的四个战士，胜利地完成了后卫任务，含着眼泪与自己精心构筑的战壕告别，跟着大队向北撤退。



战士金立忠、张华峰、秦守本和弹药手周凤山四人，撤下火线，却找不到自己的部队。两天来，他们连续向北走了一百二十多里，感到十分疲劳。秦守本是个喜爱说话的人，这两天却成了



他们来到一个庄口。庄口前面立着一块门板，门板上贴着各个部队的联络通告。张华峰细细看了一转，却没有找到自己所属部队的通告，心里怪烦闷。



四个人默默地坐在路边，互相望望，头就不由自主地低下去。全班十二个人，七个牺牲了，班长杨军被送到野战医院去了，涟水又让敌人占了，真使人感到痛苦、气愤。



沉默了好一会，秦守本摸摸身上的米袋，突然站起来叫道：
“烧饭吃！肚子叫了！”



他们来到一个居民家里。房主是个白胡子老爹，他一面舀水给他们喝，一面说道：“家里人都走了，没人帮你们做饭，也没什么给你们吃。”



张华峰等三人动手烧饭。秦守本坐在门前和老爹聊天。老爹叹口气说：“日本鬼子刚刚打走，被烧掉的房子还没盖好，又要打！弄得你鸡犬不宁！同志，不能不打么？”



秦守本看到老爹眼眶里含着泪水，使劲把茶水泼在地上，大嚷着说：“老大爷，不是我们要打的！是蒋介石！”



老爹摇晃着脑袋说：“我知道。不能谈和么？”张华峰听到了，赶过来说：“毛主席去年到重庆跟他们订了和平条约，他们都撕掉了！你不打，他要打！你和他不和！有什么法子？”



老爹气呼呼的站起来，握紧拳头：“那就只有打啦，打烂它！”张华峰点点头：“对，只有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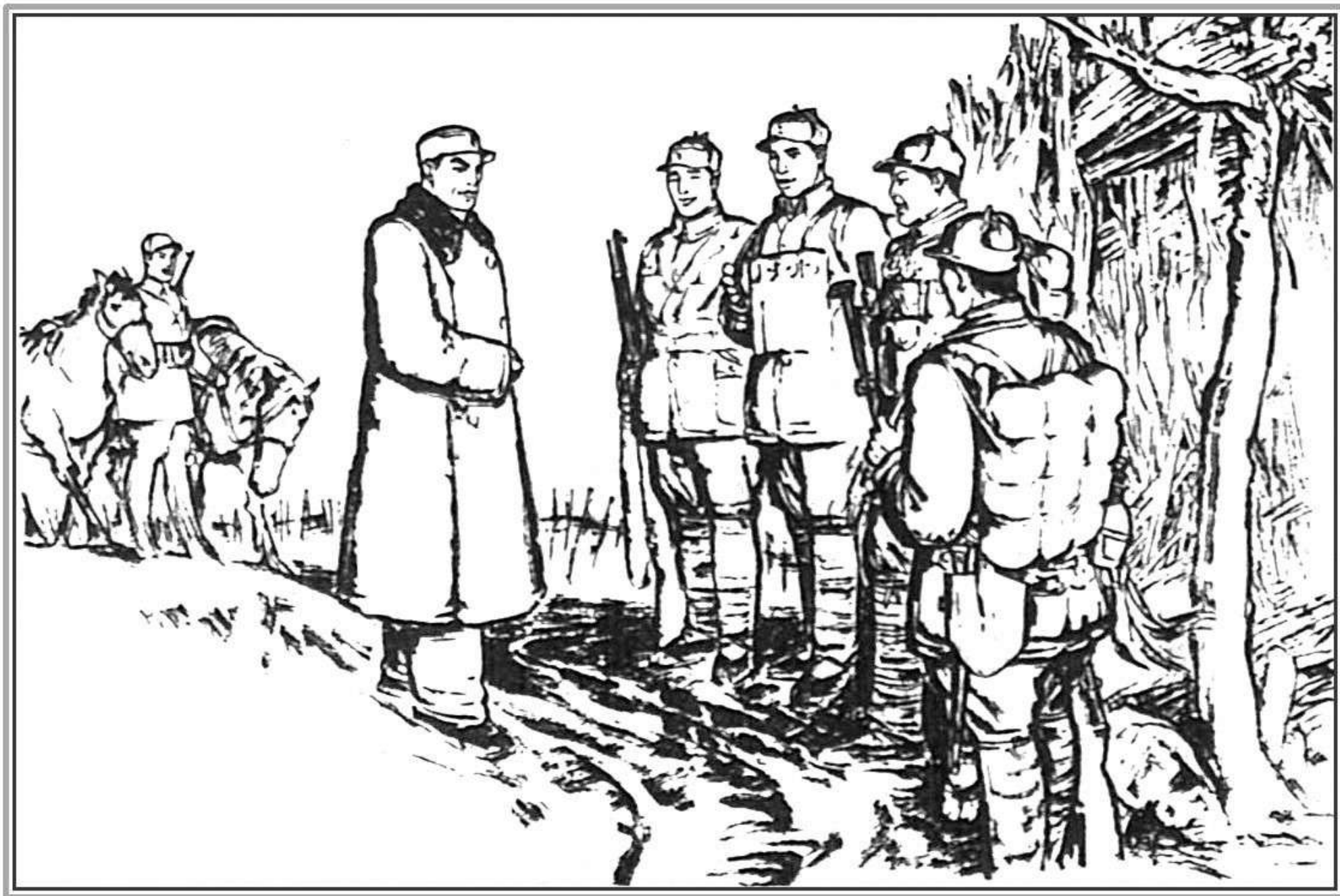
吃了饭，收拾好锅、碗，谢了老爹，他们又默默地上路。



第二天，他们进了一个大村庄，走了整整一夜，实在太疲劳了，便找个牛车棚子歇息。忽见几个骑马的迎面过来，其中一个 是军长的警卫员李尧。秦守本心里一乐，叫喊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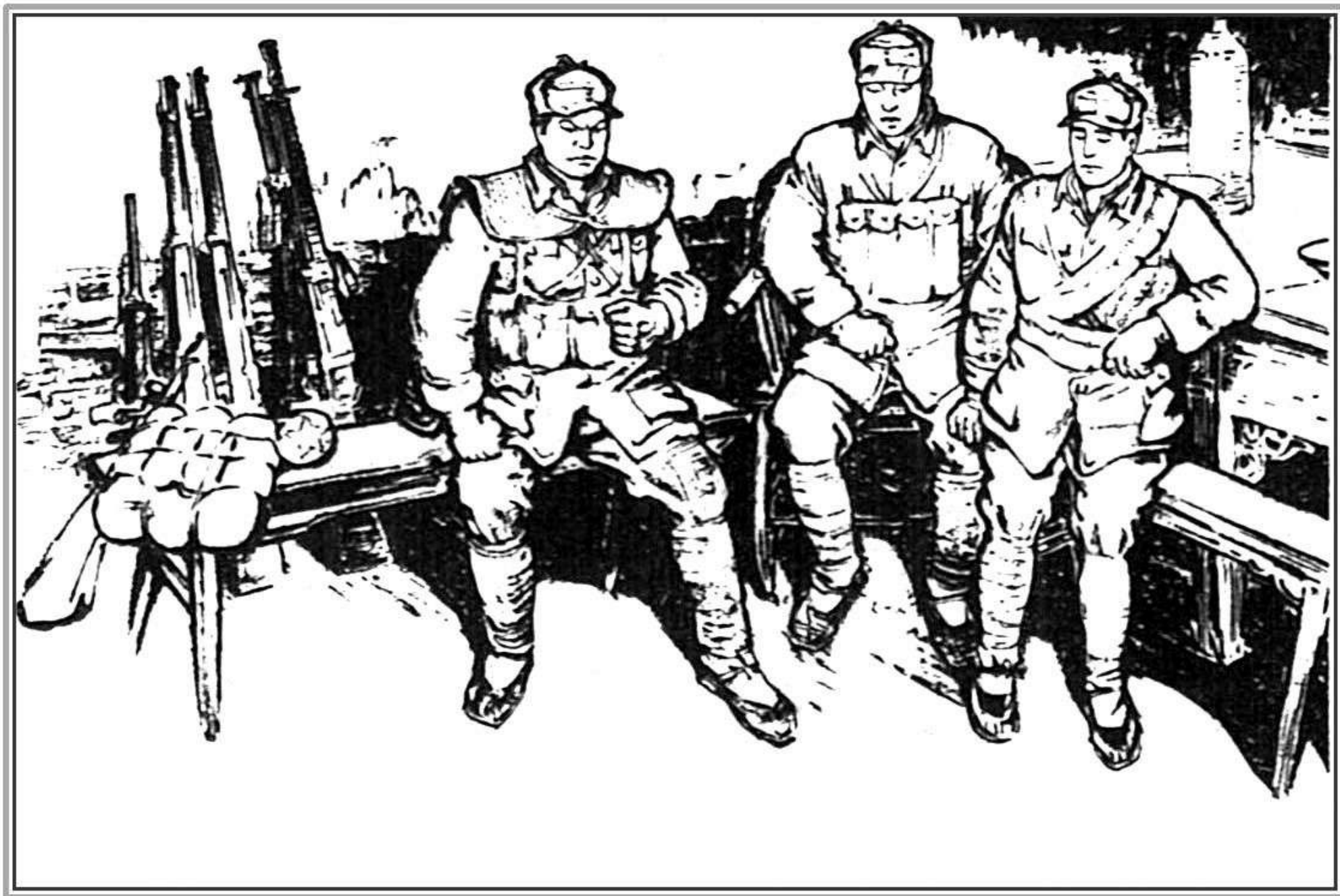
李尧还没答话，一位神采英武的首长跳下马走过来，他对战士们全身上下看了看，问明了他们的姓名、连队和掉队的原因；又亲切地和他们握着手。



战士们凭判断：这位首长一定是他们的军长。大家正在暗暗高兴，又听首长和善地说：“还没吃过早饭罢，跟我来！”



这里是军部驻地，他正是军长沈振新。吃过饭，沈振新叫他们去谈话，问他们对这次涟水战斗的意见。大家都很想对首长说说心里话，可又说不出来说。



沉默了一会，金立忠忍不住，他说：“我们在苏中七战七捷。第一次保卫涟水，七十四师也给我们打得稀里哗啦。想不到，这一回，给他们进了城，我就不服气。”



张华峰接着说：“我想到很多同志牺牲了，现在又往北走，气恼得真想哭。再想想，革命战士不应当哭，眼泪又缩了回去……”他低下头说不下去。



这次涟水战斗的失利，部队受了损伤，主力团团长兼政委苏国英的牺牲，都使沈振新感到万分心痛。他霍地站起来，紧锁着眉头说：“对，不应当哭！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们！”



金立忠又说：“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要撤！”沈振新说：“你们不服气！毛主席教导我们不跟敌人争一城一地的得失。最要紧的是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他微笑着兴奋地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的主力，在宿迁北面，歼灭了敌人一个师部、三个旅带一个团。两万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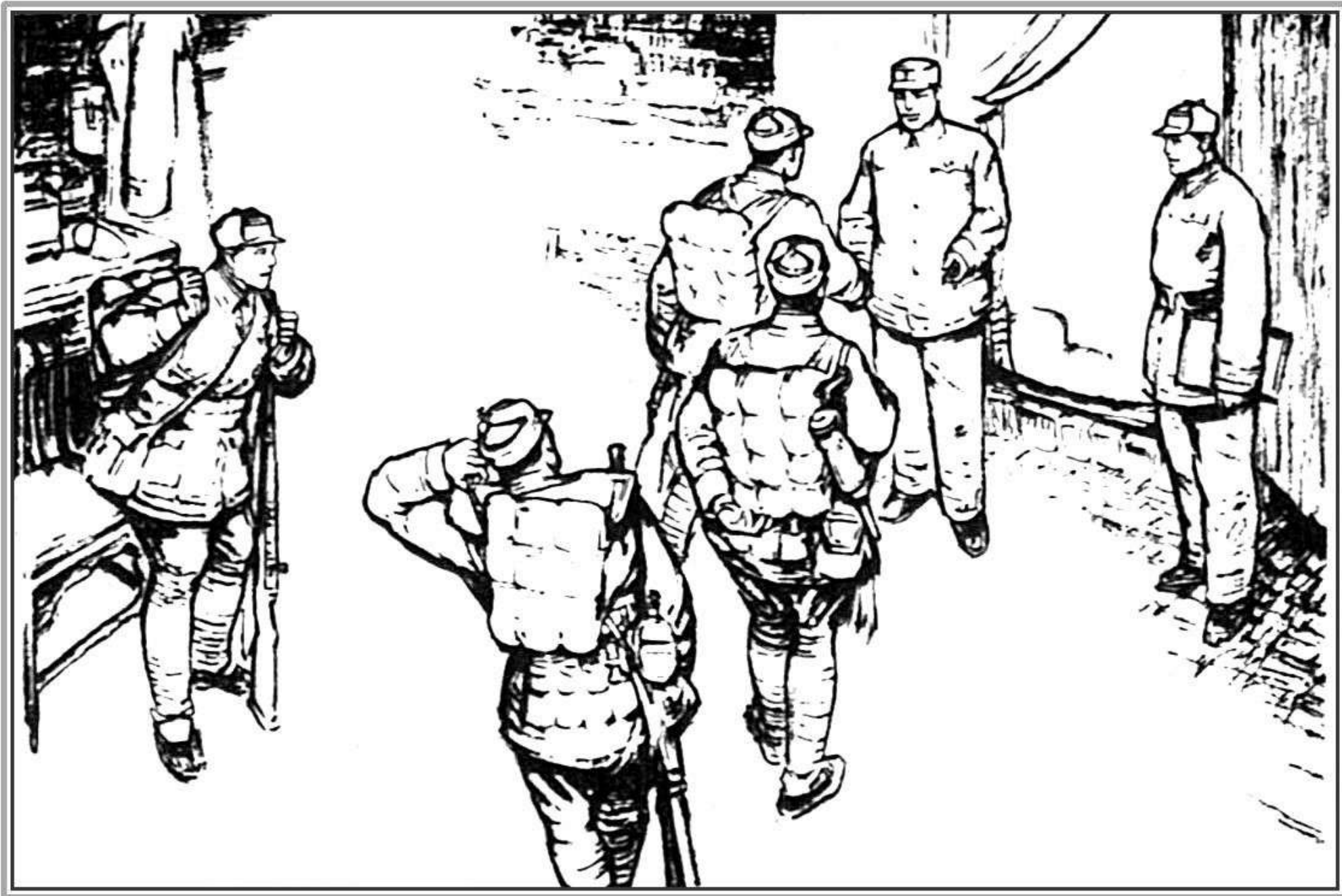
军长接着说：“从表面上看，敌人比我们强大，武器也比我们好。可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不是武器。”他望望战士们，接着肯定地说：“是人！是掌握武器的人。敌人的飞机、大炮，迟早要被我们拿过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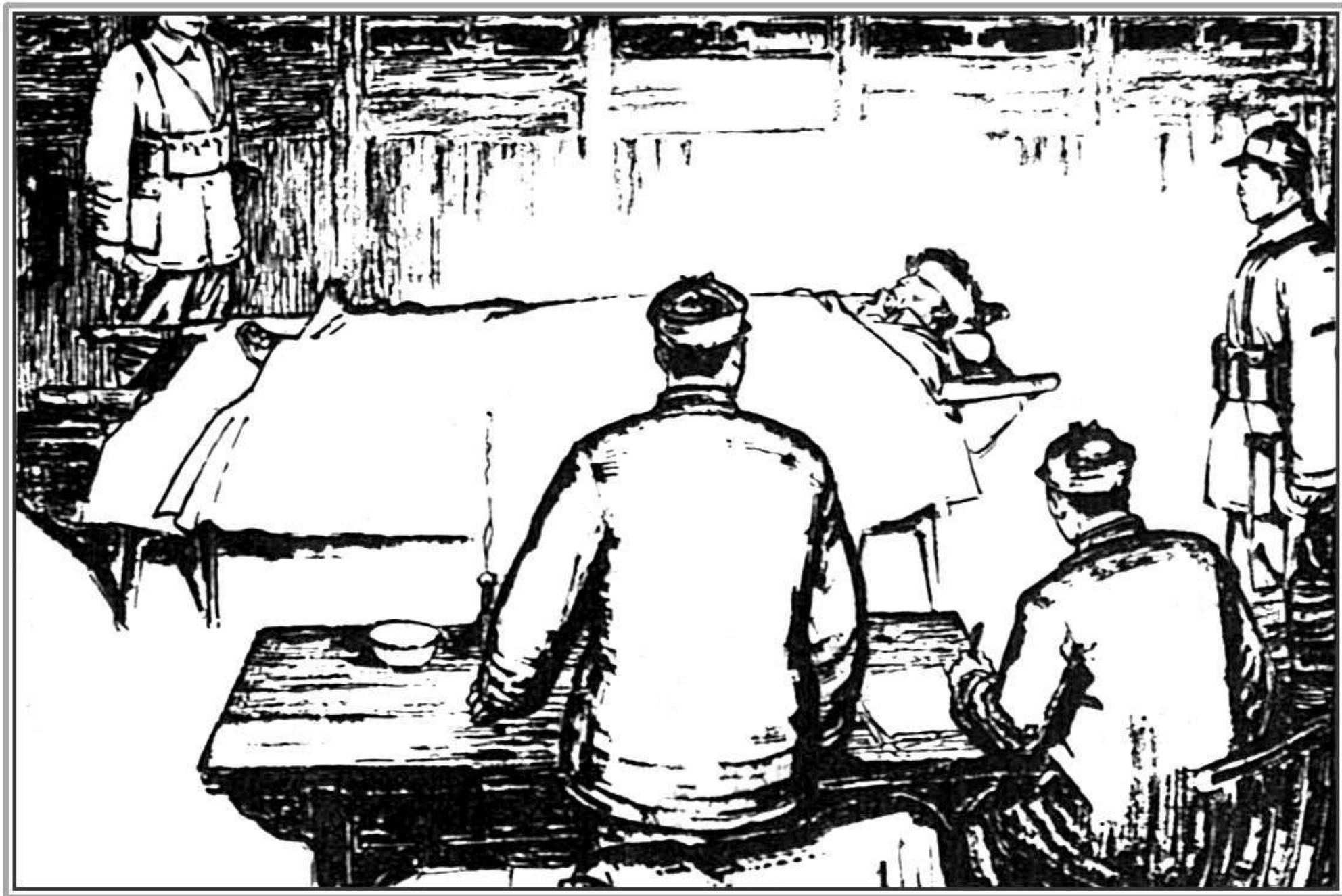
战士们正在凝神静听，作战科长黄达进来报告说：“曹师长来电话，说五十三团撤退的时候，捉到了七十四师的一个营长，名字叫张小甫。”



军长听着问道：“叫张小甫？是张灵甫（敌七十四师师长）的儿子？”黄达说：“师部问过啦，他说原来不姓张，因为崇拜张灵甫才改了这个名字，是张灵甫的亲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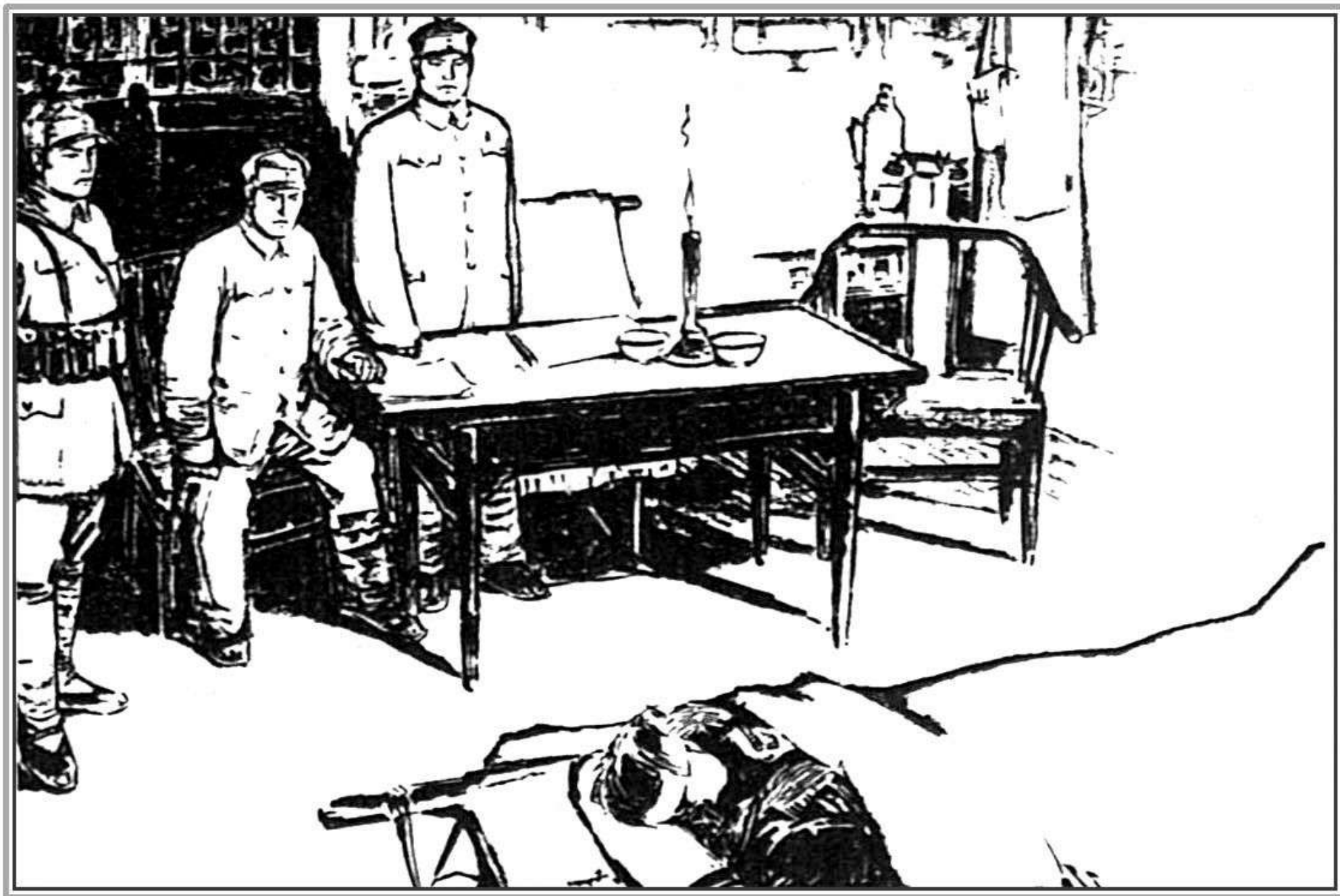
沈振新叫黄达通知师部，马上把俘虏解到军部来。又叫他查一下八连的驻地，让战士们归队去。张华峰他们向军长敬礼告别，跟着黄达出来。



当夜，那个俘虏营长从师部抬了来，作战科长黄达立即进行审问。只见他两眼紧闭，嘴里吁吁地直喘粗气。但根据医生说，伤势不顶重。



黄达就向俘虏问道：“你叫张小甫么？”他又重复的问了一句，俘虏故意把嘴唇闭紧不答话。记录胡克忍不住喝道：“你不是刚才还吃了一碗粥？装死！”



胡克话音刚落，黄达接着交代了俘虏政策，说：“只要你老老实实交代，你愿意回去，我们可以放你回去！”这时张小甫的呼吸突然急促起来，哼了一声，仍不开口。



这时，沈振新进来了。黄达就将刚才审讯情况告诉了沈振新，又轻声地说：“医生讲俘虏的伤势并不重，没有生命危险。”



沈振新接着对张小甫说：“你是俘虏，不开口是不行的，现在我命令你应该老老实实地站起来回答问题。”张小甫要活命，才慢慢地站了起来。



俘虏低着头直发抖。军长问道：“链水战斗，你们一共投入了多少部队？七十四师的武器，美式装备多少？日式的多少？”这时，屋里屋外的人都静静地听着沈振新的问话。



俘虏楞了一会，哆嗦着说：“大概……也许……我的回答，你们是不会相信的，让我想想吧！我的伤口痛，哎呀！”黄达恼怒地说：“你狡猾！”



那俘虏别转头，咳了一声说：“我是俘虏，你们对付我，处置我是便当的，对付七十四师……”沈振新冷笑了一下，打断他的话：“对付七十四师怎么样？”



沈振新按捺不住，大声说道：“你不说，我替你说。你以为我们对付七十四师是没有办法的，你错了！我们不仅要消灭七十四师，而且要把蒋介石的四百万部队全部消灭。”



他愤愤地瞪了俘虏一眼，出去了。那俘虏吓得索索发抖，连忙跪在地上，摇晃着脑袋哀求起来：“不要杀我，我说，我说，我全部都说。”



黄达给他纸笔，要他把七十四师的兵种、兵力、战斗部署等情况都写出来。可是写了好半天，写的字不到一千个，横七竖八，什么内容也没有。



第二天，师长曹国柱陪着一个干部来到军部，他叫陈坚。原来五十三团团长兼政委苏国英在涟水战役中牺牲以后，前委便派陈坚来当政委，帮助代理团长刘胜领导这个主力团。



正说间，刘胜一头闯了进来，擦着汗水说：“仗没有打好，马也不服骑啦！险些把我摔下来！”



曹国柱一见，指着陈坚对刘胜说：“胡子，来见见面。你们团的政治委员陈坚同志。”刘胜忙上前握住陈坚的手说：“欢迎你来领导。”陈坚说：“打仗主要靠你。”



陈坚热情地拉着刘胜同坐在一条凳子上。刘胜向四周望了一下，问曹国柱说：“团长怎么没来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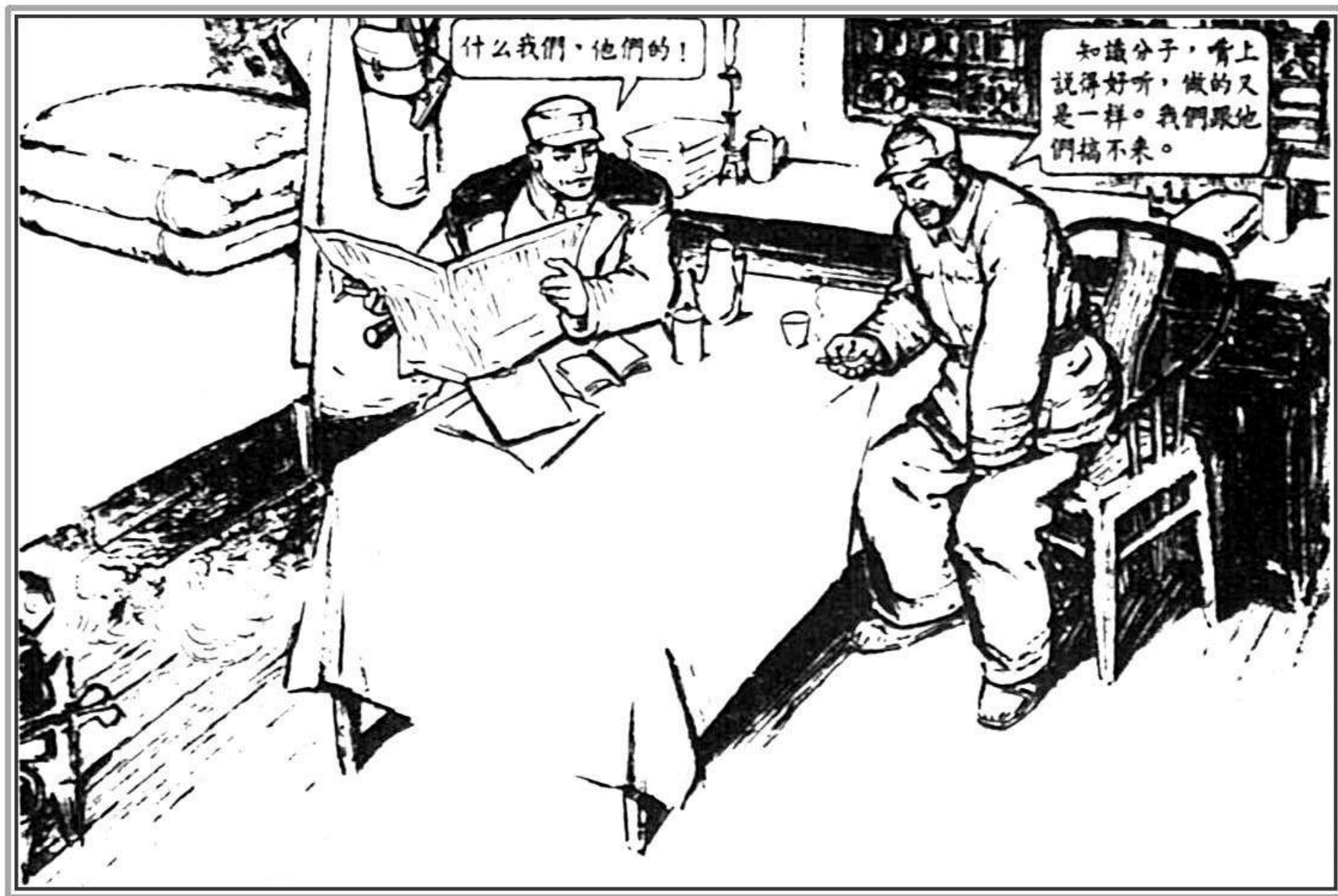
沈振新接口说：“谁来呀？就派你。”刘胜站起身来，大声的说：“我可挑不起这副担子！”



军政委丁元善接着说：“就因为担子重，才给你请来了一位政治委员。陈坚同志工作经验丰富，政治修养和文化修养都很好，可以帮助你。”刘胜望了一下陈坚，笑笑不说话。



沈振新望着刘胜和陈坚，严肃地说：“形势越严重，担子也会越重，挑担子的勇气也应当越大。你们两个人要团结、合作，把队伍带好，仗打好，保持主力团的光荣。”



午饭以后，刘胜来到沈振新屋里，谈了几句便沉着脸问道：“陈坚是个大学生吧？”沈振新注视着他说：“是呀！你问这个是什么意思？”



沈振新站了起来，背着手，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两个人谁都不说话。



沉默了好一会，刘胜自言自语地说：“我自己掂掂分量，能力不够，腰软，要当团长是困难的。”沈振新立定下来，瞅着他说：“困难不在于能力不够，腰软，恐怕在别的方面吧！”



沈振新又说：“你说知识分子干部有缺点，难搞，但是我们农民出身的，不想想自己有没有缺点？人家怕不怕我们难搞呀？陈坚受过党的多年教育，是个好干部。同志，虚心一点好。对自己要多看到短处，对别人要多看到长处。”



刘胜红着脸说：“你批评得对，看我的行动表现吧！”这时，沈振新冷静下来了，他发现刘胜左膀子的动作不大自然，便问道：“你的膀子？”刘胜说：“没关系。弹片擦去一层皮。”



当刘胜回团部去的时候，李尧拿着沈振新的夹绒大衣，追上来披到刘胜的身上。刘胜向沈振新住的屋子望了一眼，心头不由得热了起来。



部队继续由苏北平原向山东撤退。经过三昼夜的行军，连绵不断的高山大岭出现在战士们眼前。有些人不禁害怕起来：山，好象已经压到他们的身上似的。



将过陇海路的时候，战士们在路基南边坐着休息。有个新战士从一个茅篷里喝了水出来说：“这水真甜，过了铁路，这种水就喝不到啦。”



他这样一说，好几个新参军的战士都朝那个茅篷跑去。新任六班班长秦守本见了忙制止他们。一面向正在喝水的人大声喝令着：“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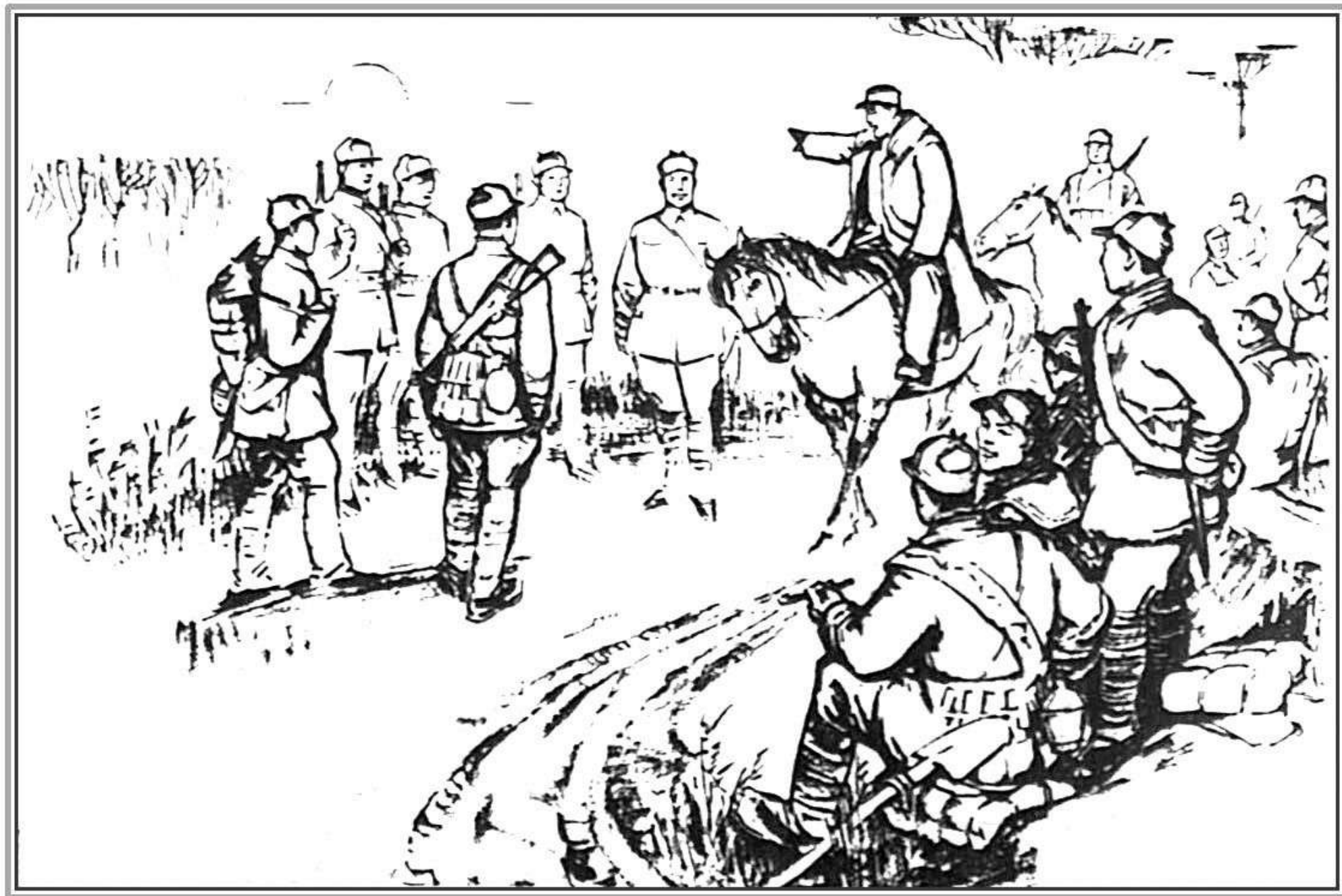
八连指导员罗光听到吆喝声，忙过来温和地对他们说：“同志们，你们舍不得离开这里么？告诉你们，我们一定会回来的。你们说山东不好？担心山东水不甜，饭不香？你们想错了，山东好得很。小米喷喷香，泉水碧碧清……”



这时，突然有人接口说话：“说的对，谁说山东不好？”罗光和战士们回头一看，见一个首长模样的人，骑在马上。这是梁波。前委派他来当这个军的副军长。



梁波问战士们有没有到过山东。战士们摇着头，都说没有到过。梁波笑着说：“没有到过，怎么知道不好？你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战士们一听，忍不住笑了起来。



梁波接着又说：“山东好的很，物产非常丰富。山东的人，那就更好啦。他们勤劳勇敢，爱我们党，爱我们军队。为了打败蒋介石，他们把吃的用的都省下来支援我们。同志们，前进吧，山东的老乡们正等着你们呢！”



号声响了，战士们集合前进。罗光正要走开，却被梁波喊住：“同志，你们军部到了什么地方？”罗光告诉他，就在南边一二十里。



黄昏，队伍到了宿营地高庄。只见庄口摆着大缸的茶水，锣鼓吭吭地响着，群众热烈欢迎从南方来的部队。



战士们在庄子中心的广场上坐下休息。这时群众正在表演节目，红红绿绿的彩绸，象蝴蝶似的满场飞舞。战士们看得迷住了。



直到天黑，战士们满意地看完了表演节目，回到屋子里，草铺早已打好，地上扫得一干二净。房东老大娘把吃的茶、洗脚的水都烧好了，还送来了花生、黑枣。



秦守本感叹地说：“还说山东不好么？这样的老百姓哪里有呀？”爱拉二胡的金立忠，也啧啧称赞着说：“真想不到，表演节目时的板胡，拉得真有一手！”



王茂生却想夸耀自己的家乡，嚼着枣子说道：“我们海门老百姓，还送枇杷给队伍吃咧！”秦守本听了，瞪着他说：“你的家乡观念要检查检查！”



王茂生感到不好受，马上背过脸去，躺倒在铺上，连饭也不吃了。战士们挤挤眼伸伸舌头，有的悄悄溜到门外去。



秦守本气恼恼地跑到连长石东根那里。连长惊异地问他：“班里出了什么问题？”他皱着眉头说：“我干不了，活受罪！我还是当个小兵吧！”



连长把秦守本歪着的脸，扭正过来，说：“亏你自己说过，军长、军政委跟你谈过话，军首长叫你这个样子的呀？”秦守本给连长问得哑口无言。



他又回到班里，战士们正在吃着煎饼，只见王茂生还躺在床上，没有吃饭。



秦守本勉强压制着心头烦躁，对王茂生说：“是我错了好不好？就算你们海门的老百姓好，枇杷甜，行不行？”金立忠把王茂生拉到桌子边，他才拿起煎饼，慢慢地嚼着。



队伍在庄上宿了一夜又出发了。现在，他们真正到了山东境地，硬骨骨的尽是山路。有的战士脚上磨起了水泡，有的见山头晕，大家累得疲劳不堪。



部队在预定目的地驻扎下来，进行休整、训练。这里四面环山，好象与世界隔绝了似的。秦守本心里怪烦闷，到四班来看张华峰。张华峰正在给杨军写信，希望杨军养好伤，领导他们作战，消灭敌人。



秦守本看了，要他在信上加两句，说部队里来了一批新兵，又想家，又怕山。他接着说：“这批新兵真难搞，弄得我夜里觉都睡不着，不象你们班里的新兵好，不说怪话，不开小差。”



张华峰拉着他的手，恳切地说：“不要小看他们，他们是来革命的。我初来时挨了班长的训，心里很难受，也想开小差。后来，因为副班长杨军待我好，同我谈心，我才没走，要不是杨军，说不定我就不会跟你坐在这里了。”



张华峰的话，立刻引起了秦守本对杨军更深刻的怀念。他想：“杨军对我秦守本，真是从心里头关怀爱护，我打坏老百姓一个花碗，他拿钱出来赔偿……”



“我在火线上，头冒到掩体外面，他赶快叫我蹲下来，接着就是敌人的一颗子弹射击过来，刚巧从头顶上穿过去。不是他，准定不会同张华峰坐在这里……”



“张华峰也是好同志！涟水战场上下来，一路替我背背包，背枪，现在连他自己有过开小差的思想也告诉我……我为什么不能象他那样对待新同志呢？”秦守本想着想着，心里不禁难过起来。



他忽然站起身，大声的说：“告诉他，我们一定把班里的同志团结好，教会他们打仗的本领，消灭敌人！消灭七十四师！替流血牺牲的同志报仇！”张华峰拍着他的肩膀说：“好！加上这几句！”



这天清晨，刘胜看到一张红色捷报，上面写着“峰枣战役大获全胜！国民党匪军整编26师、51师两个师部，四个旅，一个快速纵队，共计五万余人，在峰县、枣庄被我军全部歼灭。”他看完捷报，吃好早饭便到练兵场来。



他看过山地战演习后，来到了八连的打靶场。八连连长石东根迎了上来，劈头就说：“我们一个劲的练兵，总不打仗，战士们的情绪怕有问题啊！”



刘胜对他望了一眼，边走边说：“我看，不是大家的情绪有问题，倒是你的思想有问题。你这种骄傲轻敌的思想，要好好整一下。”



忽然传来一阵喝采声，刘胜回过头去一看，原来王茂生连发三颗子弹，颗颗正中标的。刘胜兴冲冲地走过去，要他再射三发。



果然又是枪枪射中。刘胜惊奇地朝王茂生端详了一下，问道：“你当过兵？打过仗？”石东根很得意，忙说：“他叫王茂生，是个党员，当过民兵，反清乡打过几次小仗。”



刘胜伸出粗大的手，在王茂生的肩膀上猛力拍了一下，笑容满面的说：“好好干，小家伙！”



刘胜闻知秦守本是班长，便问他说：“你的枪法怎样？”秦守本涨红着脸说：“不及他。”



经过几天紧急，激烈的战斗演习，战士们心里的山已经被消灭了。这天夜里，秦守本代替在演习中受伤的金立忠，和王茂生两个人一同到山头上去值岗。他问：“王茂生，你家里还有什么人？”王茂生微微颤动一下，没有回答。



秦守本为了打破他怕谈家乡事的顾虑，便说：“我家里有三口人：娘、老婆和一个女儿。你呢？”接连问了两遍，王茂生才低声说了一句，眼睛依旧注视着前方。



秦守本知道王茂生结婚一个月便来参军，心里暗暗称赞。便说：“你可以写封信给她。”王茂生听了，心里一阵激动，不由转过脸向秦守本道歉：“班长！我不该生你的气。”



秦守本说：“是我不对！”好久以来，横在他们两人之间的大山，被这番短短的谈话挪开了。他们好象卸下了沉重的背包似的，依傍着一块巨大的岩石，紧紧地靠在一起。



这天清晨，大雪初晴，北风刺骨，全军团级以上的干部，得到军部的紧急通知，骑着快马，从周围的村庄出发，带着紧张的战斗心情，奔向军部驻地吴庄去参加会议。



会议开始了。沈振新指着墙上地图说：“形势严重得很！敌人企图把我们全部消灭！南线敌人有廿万人，以徐州为指挥中心，向临沂方面进逼。北线敌人从济南等地出动，配合南线压迫我们。”



他接着宣布道：“野战军司令部决定我们这个军，配合兄弟部队参加这次大战，后天开始行动。我们的方向，原定向南，跟张灵甫的七十四师交锋，现在决定向北。”



沈振新说完话，站定好几秒钟，才坐下去。大家轻声的交谈起来，有的说上南面就好，再跟张灵甫碰碰；有的说北面是王耀武、李仙洲，也不是“烂葡萄”。



丁元善站起来说：蒋介石原定三个月解决问题，消灭我们的全部力量。后来一再改期，现在又改为一年了。可是要解决问题的不是反动派，是我们。”他又要求大家从军事、政治和后勤工作上，保证本军任务的胜利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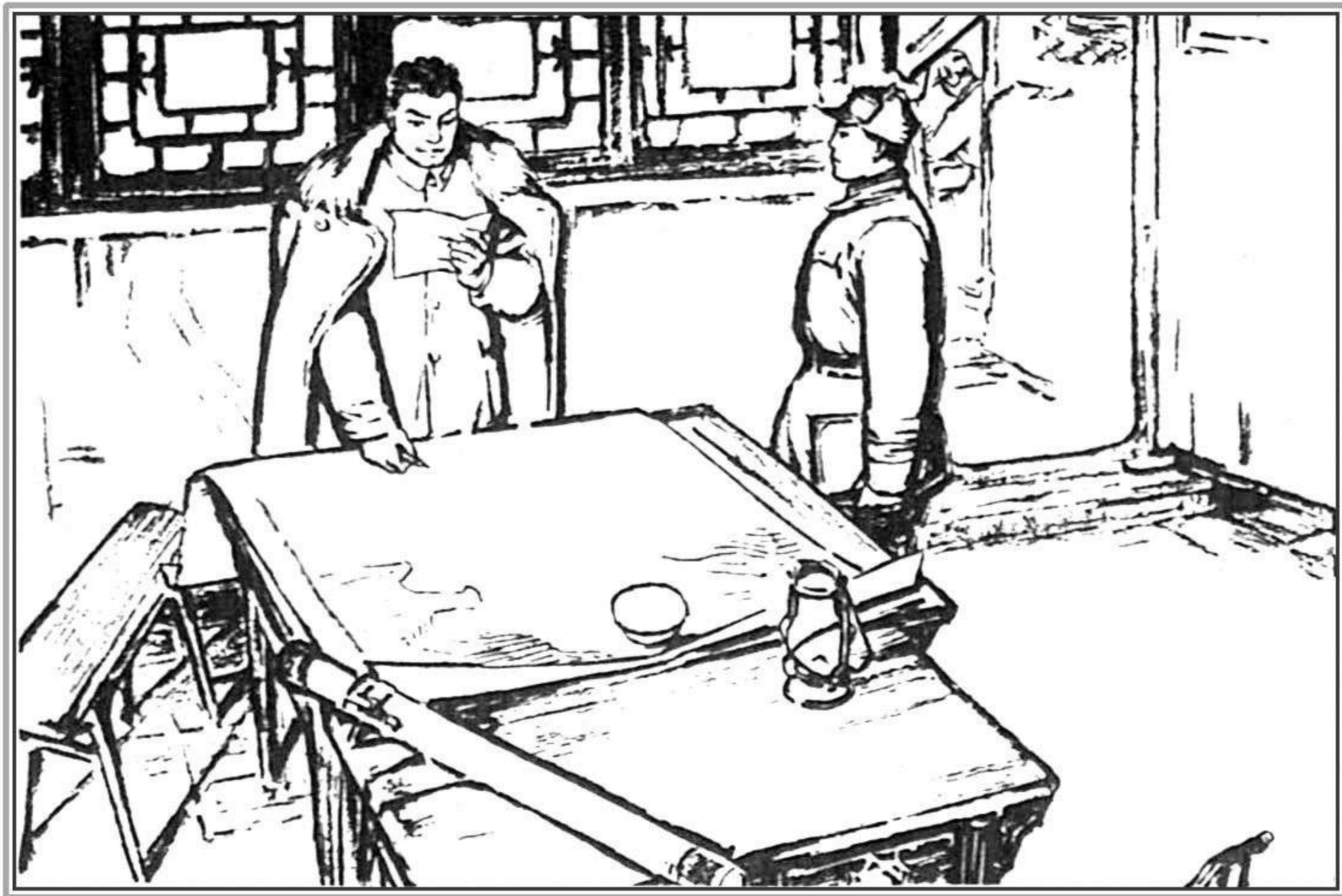
话音刚落，机要员急匆匆的走进来，把一份电报递给沈振新。军首长们看了电报，和师首长们小声谈着。这是野战军首长拍来的十万火急电报，说北线李仙洲的三个军，提早出动，已占领我莱芜县城。



大家正在猜测，只见沈振新威严地站立起来，脱下皮大衣，一手执着电报，把情况告诉了大家。他又说：“我们军的任务从南面大迂回运动到北面打李仙洲的侧后，拿下莱芜北面的吐丝口，切断敌人的退路。”



最后，沈振新说：“今天下午就开始行动，你们回去，马上进行紧急动员。”会议一散，干部们立刻分头行动起来。



早几天，梁波带着一个侦察营，来到距离敌军据点很近的羊角庄，进行先遣工作。这时，他接到军部急电，命他提前完成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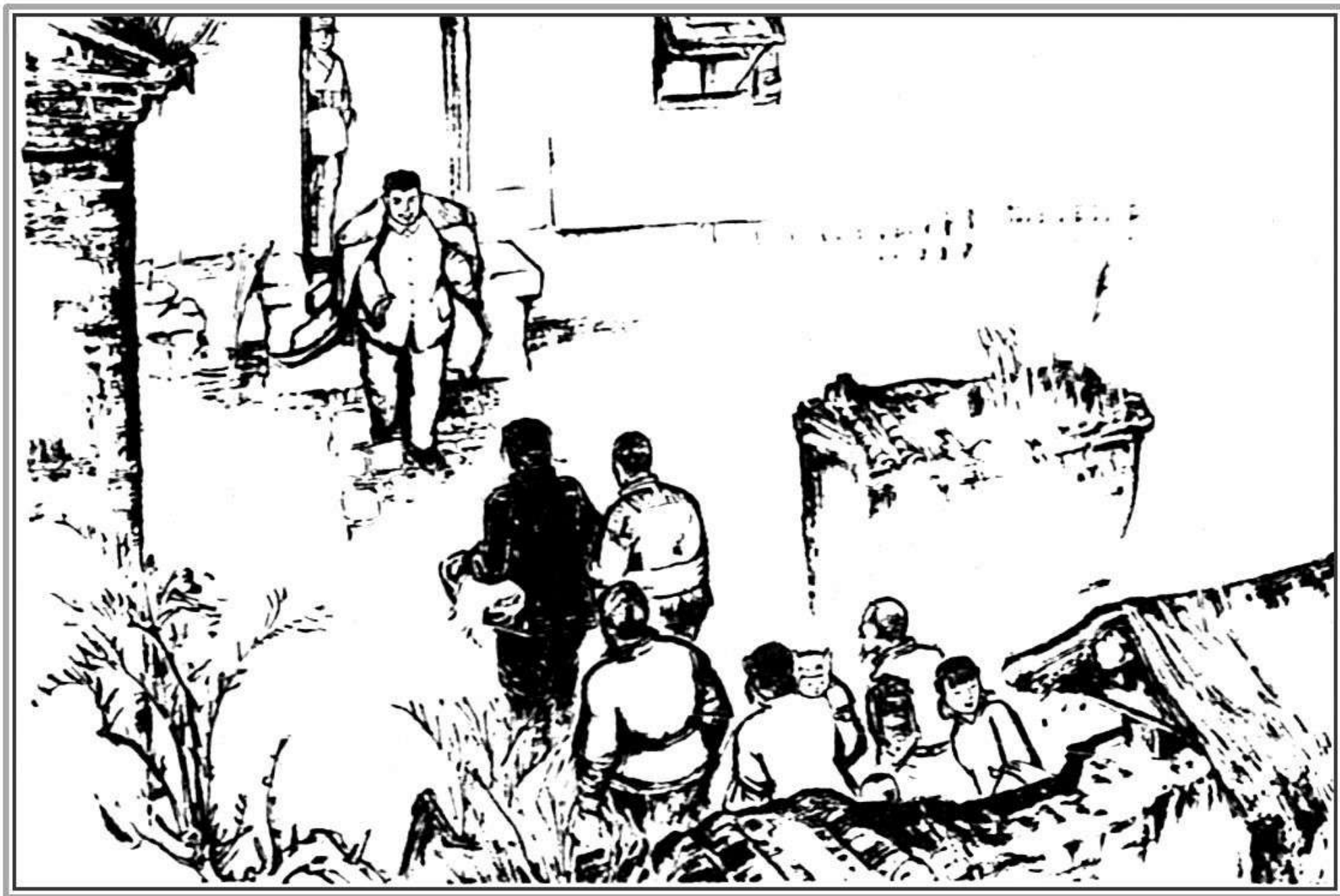
梁波考虑了一会，立即把情况告诉黄达和侦察营营长洪锋；一面命令黄达，去跟南北两个地区的兄弟部队取得联系，天黑以前赶回来。



他又命令洪锋道：“第一，搞清楚在吐丝口圩子里的敌人在干什么？第二，把吐丝口周围的地形，附近的支撑点搞清楚。第三，查清敌人的兵力和武器配备。天黑前完成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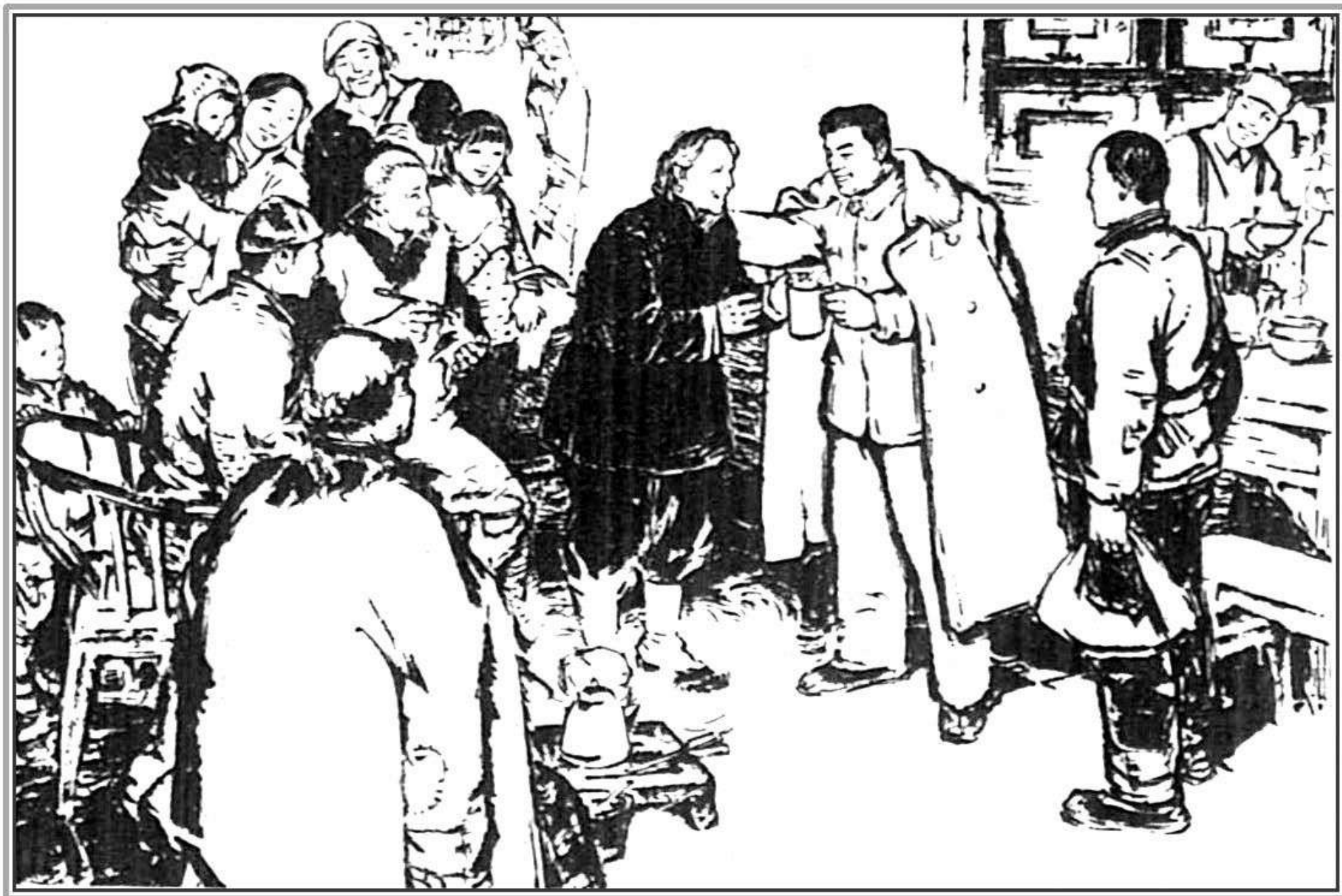
洪锋想到任务紧急，便咬着牙齿说道：“好吧，保证完成。”
梁波盯住他问：“你怎样保证完成？”洪锋高声应道：“我交给你一个俘虏兵！”只见梁波点头微笑，他们便退出屋去。



黄达和洪锋执行紧急任务去了，梁波的紧张心情才稍稍松弛下来，刚想略歇一歇，忽听得门外有人在问：“是老梁来了么？”出门一看，只见一个精壮的青年满脸是笑地走进院来，后面还跟着一群老百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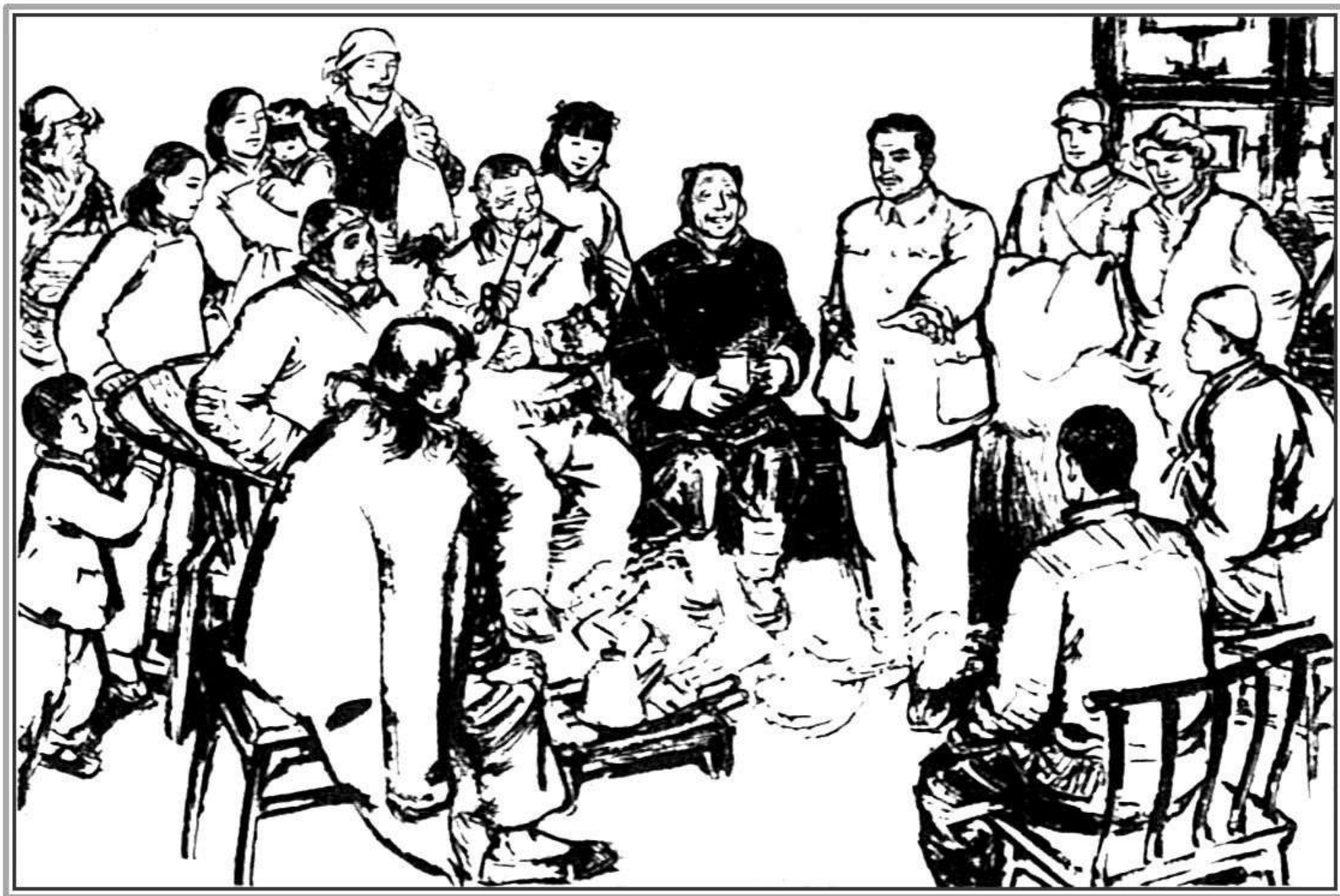
梁波迎上去握着那青年的手，笑着问道：“你是葛成富吧？
咳，好家伙，好几年不见，长成个大人啦。”老大娘插口道：
“当了村长啦！”梁波握着葛成富粗壮的手哈哈地笑了起来。



梁波亲热地招呼大家进屋去。梁波曾经是地方军区司令，在这一带打过游击战，群众熟悉他，更是敬爱他。大家好象见到了亲人一样，悲喜交集地抢着诉说：“司令，你来得正好！”



梁波望望大家，笑着说：“靠大家。靠你们。”葛成富用手指指站在一边的几个青年，抢着应道：“土改以后，大家支前的积极性更高了。我们村的民兵都报了名，要上前线。”



老大娘流着热情的眼泪说：“真是盼你们来，想你们来啊！你们不来，我们可怎么好啊！”梁波站起来热切地安慰他们：“不要怕！国民党蒋介石不比日本鬼子更厉害，我们大家齐心协力，一定能打败他们！”



再说侦察营长洪锋，带领一个排的侦察兵，穿上老百姓的衣服，暗藏武器，分批到达距离敌人据点吐丝口四里路远的崔家洼，向当地居民了解敌人情况。



洪锋向居民调查以后，确知国民党匪军正在强迫居民赶筑防御工事。便派六个战士，扮作送木材的老百姓，分两批，先后向敌人据点前进，捕捉敌军哨兵。



圩门口的两个敌哨兵，见大路上有两个老百姓抬着什么笨重的东西过来，一个三角形面孔的哨兵，连忙端起步枪，做好战斗准备，眼睛直瞧着前方。



走近一看，果然是送树材来的，后面还有四个人抬着一棵更粗大的过来。三角脸哨兵喝声“站住”，又向矮个子哨兵说了一句，快步赶到前面去。



三角脸赶过来，吆喝着说：“把衣服解开来，快，快！”他先在一个农民身上仔细地摸了一遍，又抓下他头上的狗皮帽，里里外外看了看，掷在地上。



三角脸见没有油水，顺手将那人的羊皮背心抢过来，挂在皮带上；一面晃着刺刀，要继续搜查。一个军轻、壮实的农民向同伴们望了一跟，说：“老总，真要查么？”三角脸嚷着：“快！快！要查！”



只听得那个青年农民咳嗽一声，一眨眼，四条乌光雪亮的驳壳枪出现在眼前。那家伙本能地掼下美国步枪，哀求饶命。两个人呼的窜上来，立刻塞住他的嘴，把他绑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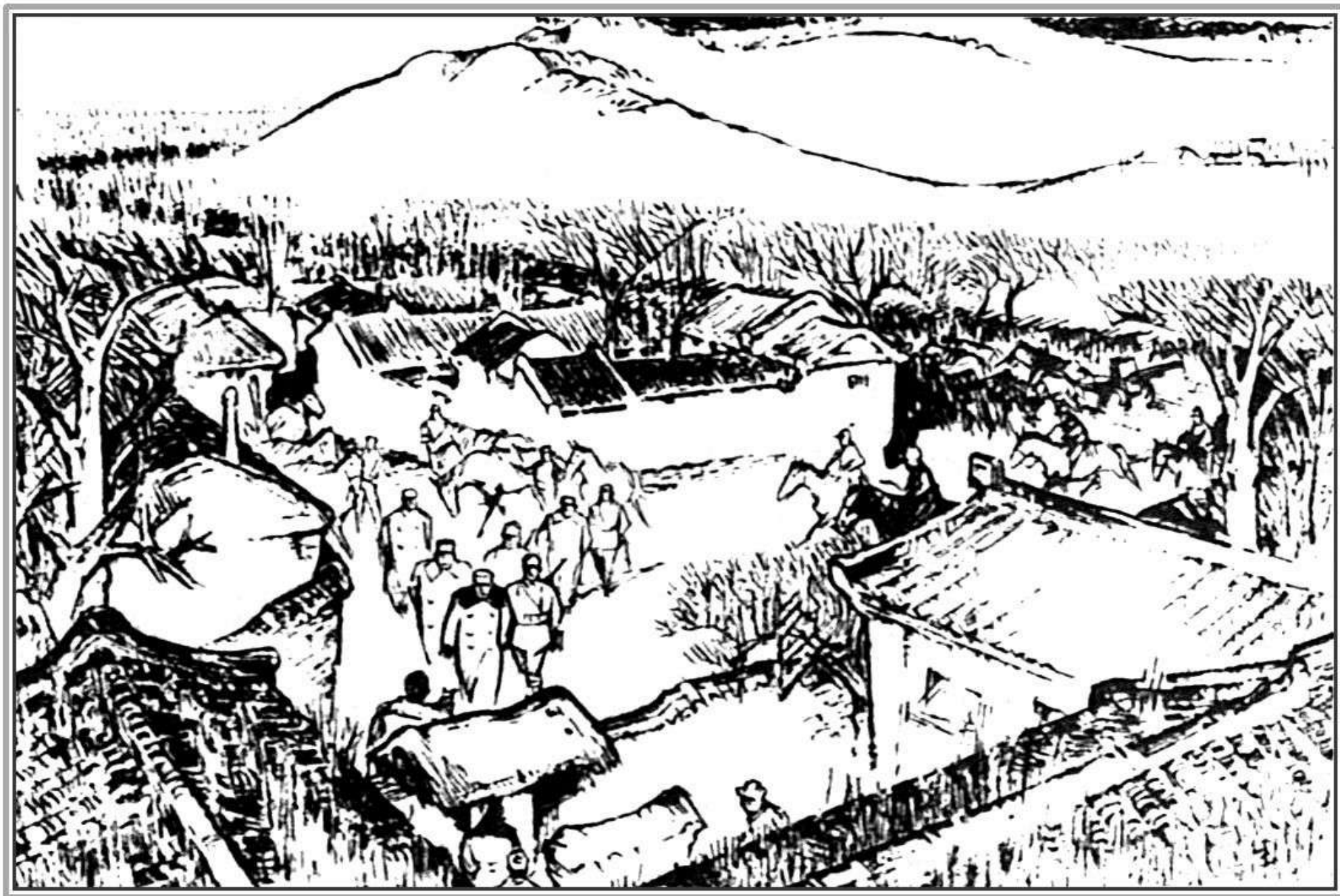
那边，矮个子哨兵也同时被擒住了。两队人挟着两个俘虏，快步如飞的上了大路，向前奔跑。圩楼上的敌人发觉了，机枪哒哒地狂吼，子弹在他们背后呼呼飞来。



他们背着俘虏跑过一座小山丘旁边的時候，站在小山丘上守望的营长洪锋，向他们不住地挥着手，命令他们快跑。这时，敌人的炮声轰响起来，出动了追兵。



洪锋见他们背着俘虏去远了，便对在小山上作掩护的战士们扬着手说：“同志们，任务胜利完成，回去！”他们迎着灿烂的晚霞，奔回羊角庄，向梁波报告任务执行情况。



第二天拂晓以前，华东人民解放军完成了对以莱芜为中心的包围。沈丁部队占领了吐丝口周围的大小村庄和山地，攻击部队已逼近吐丝口的圩墙底下。



沈振新、丁元善等军首长们，根据梁波对侦察情况的分析，敌人圩墙的守备薄弱，越接近师指挥所火力越强，决定把刘胜团留下来作总预备队。



部署完毕，沈振新马上下达命令：遵照野战军司令部决定，今天晚上八点钟开始总攻。（未完）



红 日

—— 红 日 (第一册) ——

原著 吴 强 改编 王 星 北 绘画 汪 观 清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64 印张2 8/32 1978年9月第2版 1978年9月第8次印刷 印数 525,001—1,025,000

—— 统一书号: 8081·5225 定价: 0.16 元 ——